

晋剧之乡——汾阳

□ 樊启俊

汾阳人民酷爱晋剧,名演员甚多,在山西省内有“无汾不成戏”之称誉。

早在 1916 年,县城内卫巷街有个富家子弟张映汉,在自家院庭修建小戏台,摆桌椅板凳,备茶水点心,请外地戏班演唱,定为“会仙茶园”。几年后,县内有人自创戏班,先后有县城内三皇庙街吕明山的“聚奎园”、八十庵街叶应元的“福盛园”、东岳庙街梁礼的“恭梨园”、菽和村刘锡书的娃娃班,唐兴庄村李永德的娃娃班和小相村胡瑞芝的“风搅雪”班,其中“福盛园”戏班与“恭梨园”戏班演出尤多,影响也较大。

“福盛园”戏班创建于 1920 年,该班行当齐全,艺术力量雄厚,每年春节前夕会班,从农历正月初一日起,就在城内狄公庙上演,到十月底散班。直至日本发动侵华战争,演出被迫停止。1942 年,叶志刚继承父业,倾力恢复戏班,阵容扩大,剧目增多。名演员艺术高超,各具特色,如王林山(牛头黑)扮相魁梧,唱做俱佳,拿手戏有《明公断》《沙驼国》《炮烙柱》;高文翰(说书红)吐字清晰,表演逼真,拿手戏有《铁冠图》《天水关》《马鞍山》;王虎儿(马武黑)声腔激越,双眼有神,拿手戏有《取洛阳》《日月图》《反唐邑》;孙福娥(周瑜生)嗓音清脆,动作洗练,民间有“一声定太平”赞誉,拿手戏有《黄鹤楼》《双罗衫》《卖狗肉》;此外,叶志刚又创建“集星楼戏院”,为戏班演出场所。1944 年,戏班前去平遥宁固阜演出,在返汾途中与我游击队相遇,郭云山(十三红)、冀兰香、张怀礼参加了解放区文艺工作,还有一些演员到外地搭了班,戏班演出停止。1946 年,戏班恢复演出。1948 年秋季,戏班奔赴太原前线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慰问演出,受到广大指战员热烈欢迎。冬季,戏班与“徐沟大众剧社”合并成立“汾阳县古风晋剧团”。

“恭梨园”戏班创建于 1933 年,园址在城内东营街。聘请侯步高(鼓师)、阎金生(丑儿生)、任恩(两点红)任教。主要艺人有胡凤恩(摇头黑)、王树仁(摇头红)、宋福庆(大花脸)、任根英(二花脸)、马玉兰(青衣旦)、任玉贞(小旦)、石锤子(小旦)、武爱珠(小生)等,演出剧目较多,颇受观众欢迎。坚持演出 9 年,培养出许多晋剧演员,如有董新良、秦成、梁彩云、董长义等。

建国后,在党的领导下,汾阳晋剧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,先后建立许多职业剧

团、业余剧团和社办、村办、个办艺训班,演出活动遍及全县。

“汾阳县鼓锋晋剧团”是县职业剧团,其前身是“汾阳县古风晋剧团”,1951 年更改为现名。建团初,县政府派国家干部王易风、马翥组织整编,并民主推选了正、副团长。在党的社会主义文艺方针指引下,剧团党政领导积极地进行了思想建设和艺术建设,演出剧目除恢复排演了优秀传统戏外,还排演了许多现代戏。通过 1952 年的民主改革教育,认真整顿了思想作风,建立了工会组织,实行了集体开灶、男女演员分宿等新的工作和生活制度。1956 年后,演职人员阵容壮大,行当齐全,剧目丰富,唱工戏、做工戏、武打戏等各种戏路都具优势,在晋中以至陕西、内蒙古等地颇负盛名。1954 年秋季,韩俊山与郭云山合演的《闹公堂》、郑雅楼主演的《回斗关》参加晋中地区举办的第一次戏曲汇演,博的好评。1955 年秋季,以新排演的现代戏《梁秋燕》参加晋中地区戏曲汇演,获得二等奖。1956 年 12 月,又以本团整理改编的历史剧《伐子都》参加晋中地区戏曲汇演,获得剧目集体奖,郑雅楼获得优秀演员奖,冯煊获得司鼓一等奖,此外,还获得导演奖、兵校奖、舞台工作人员奖。1957 年秋季,又以该剧代表晋中地区参加全省戏曲汇演,获得一等奖。1958 年春季,上演古装神话连本剧《封神榜》,该剧虽在舞台灯光、布景、装置方面进行大胆改革尝试,受到观众赞赏,但因剧本主题思想上存在封建迷信因素和演出追求票房价值,受到当时全省性批判。1959 年 12 月,成立第一个党支部。此后,党团组织建设和思想艺术建设进一步加强。1964 年,移植改编的现代戏《丰收之后》在艺术上有所创新,于年内 7 月参加了晋中地区戏曲汇演,好评如潮,影响很大。1980 年,剧团因演职人员增加,分为一团、二团,并实行了“以团核算,分队演出,任务包干,超额分成”的经济承包责任制。一团排演出新编历史剧《王花买老子》,以故事情节取胜;二团排演出优秀传统戏《薛丁山征西》,以文武带打吸引观众;由此促使经济收入提高。1982 年,两团以努力改革晋剧表演、导演、音乐、舞台美术为宗旨,联合排演了新编历史连本剧《寇准外传》。年内秋季,山西省广播电台将该剧录音制作为戏曲连续广播剧,进行播放。冬季,该剧参加了吕梁地区戏曲调演,获得戏剧革新奖和音乐唱腔革新奖,张春义等 5 名演员分别获得优秀演员奖。1986 年至 1999 年,先后排演了新编历史剧《唐太宗嫁女》《齐王拉马》《蒙冤救师》等,其中《蒙冤救师》参加吕梁地区“吕梁杯”戏曲调演获得一等奖,《唐太宗嫁女》参加山西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成立 50 周年戏曲调演获得一等奖,王冬花等 5 名演员分别获得优秀演员奖,李宝康获得晋胡演奏奖。2000 年至 2004 年,实行资产重组,承包个人经营演出。此时,在排演优秀传统历史剧的同时,还排演了新编历史剧《雪山忠魂》。此剧与《薛丁山征西》《余太君打殿》录音制作为光盘。2005 年,由于演出票房价值低,演员要求提高工资等原因,剧团停业。全体演职人员自谋出路,在县内外继续搭班进行演出。2012 年,剧团由原先事业单位改变为企业单位,恢复演出后,新编历史剧《汾阳王》受到广大观众的高度评价。剧团从建团到 2020 年底,共计演出优秀传统剧、新编历史剧、现代剧 386 本(折)。

全县城、乡业余晋剧团甚多,演唱艺术不断提高。1979 年后,杏花公社和董寺、北花枝、小相、冀村等村举办社办、村办、个办晋剧艺训班 50 个,演出愈多。1983 年,县文化局对全县群众文艺团体进行演出审核,先后发给西陈家庄村文峰晋剧团、文化馆新风剧社、汾阳县煤矿晋剧团、汾阳县酒厂晋剧团、东关村东峰晋剧团、杨家庄村青年实验晋剧团、汾阳县戏校实验演出晋剧团、小罗城村晋剧团 演出证,定为职业晋剧团,在县内外进行收费演出。

汾阳是晋剧英才荟萃的地方,外县籍名演员王林山(牛头黑)、高文翰(说书红)、大麻黑(名不详)、郑雅楼(三儿生)、郭云山(十三红)、张金枝(二奴奴)等都在县内戏班、剧团长期参加演出。

汾阳是晋剧之乡,本县籍名演员辈出。建国前成名的有:王云山(毛毛旦)、郝斗明(黄芽韭)、田世雄(红梅旦)、孙福娥(周瑜生)、韩吉(大头红)、乔金仙、梁筱云、任恩(两点红)、乔玉仙、韩俊山(十三红)、王贵芬、焦培元(马武黑)、王根茂(单通黑)、李福庆(小一声雷)等。建国后著称的有:田桂兰、马玉楼、高翠英、张有莲、白翠云、冯继忠、李玉成、李树琴、孟芳娥、宋玉花、王冬花、魏小英等。近 20 年来,获得省、地两级演出奖的有郝福智、刘春莲、张小玲、高采琴、李福平、贾俊明、杨利元、牛晋花、张春义、刘翠玲等。

汾阳为省、地、市、县晋剧团输送了大批人才,据 1998 年编撰出版的《汾阳县志》记载:本县籍演奏人员在山西省晋剧团内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,在山西省戏剧学校内占百分之四十,在山西省实验晋剧团内占百分之十,在吕梁市晋剧团内占百分之三十五,在晋中市晋剧团内占百分之十,在大同市晋剧团内占百分之五,在临汾市隰县晋剧团内占百分之四十;在陕西省、河北省、内蒙古晋剧团内以至凡有晋剧团的地方,几乎都有本县籍的演奏人员。



秋之语

□ 李乃全

置身秋中,却看不见秋,更抓不住秋。
秋为何物? 秋是气候坡地,渐次降落;秋是季节染料,泼满大地。

秋不是金钱,可以私藏或挥霍;不是躺椅,可以折叠或躺卧。秋是一种气质,一种色调,一种用来享受或伤感的时间段落。

秋的气质映在天上,太阳不再像刚硬的莽汉,而像失却激情的孤冷主妇。秋的色彩铺在地上,花容缤纷依旧,但皱纹浮现于眼角,憔悴隐现于面庞;草木绿意依然,但已不再青春稚嫩,而是呈现出历经热冷的沧桑和见惯风云的悠然。

在夏和冬的夹击中,秋是桥梁,是过渡,是句子里的破折号,是两种固执己见气候较量中的和事佬。

多愁善感的文人,在悲秋。一只飘零的黄叶,一池消瘦的静水,一轮弯弯的浮月,都能催生出他们内心的悲愁,让他们联想到人生的苦短,生命的易逝。于是一首首的诗句,像呓语,像叹息,像挽歌,落墨迹于纸,留愁绪于世。然而那些注重实惠的农人,却在喜秋。田畴因为秋天而不再虚无,枝头因为秋天而不再轻飘。玉米怀孕,稻谷金黄,甜枣红醉,苹果硕圆。农人收割的双手粗糙宛若砂砾,但交易后欣慰的笑容,却如秋菊烂漫。

我对秋天不悲不喜,不自艾自怨,原因在于我心里很清楚,秋天不过是季节轮回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,不因人悲而不来,亦不因人喜而永在。该来的一定会来,该去的一定会去。人接纳了阳光,就要接纳乌云;接纳了春暖,就要接纳冬寒;接纳了瓜果的甘甜,就要接纳夏日的酷热;接纳了五谷的滋养,就要接纳秋日的荒凉。

人时常醉心于层林尽染的满山红叶,却不知那是叶子在受难。红叶是草木最后的愤怒,也是叶子最初的白发。叶子的衰败,起始于颜色发红,之后是黄,终结于枯。

凋谢,意味着再生和复活——从这个意义上,我们热爱秋天,亦为秋天鼓掌和欢呼!

教师节感怀

□ 卫彦琴

是大好前途。

没想到命运的指针没有被瑰丽的理想拨转,阴差阳错还是上了师大,毕业后也就按部就班当了一名高中教师。入职后真正的接触了学生和家,在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中才不断思考教师的职业使命,探索当一名好教师的途径和意义,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慢慢对这份职业有了一些不同的认识。

韩愈在《师说》里说,师者,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,而不只是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。“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”,也就是说好的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,而不是一个知识搬运工,一个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。教书育人,是一个大命题,是一个塑造灵魂、培养人才的事业。

为期十六年的高中教学生涯,面对一群鲜活的生命,扮演着教育者、监护者和引导者角色。在学生面前,我深知是因为“闻道在先,术业有专攻”而拥有为人师表的资格,所以教师权威的树立在于以理服人而不是以身份角色

压人。尤其是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,学生面对的是一个知识爆炸时代,获取知识的渠道非常丰富,作为老师“师不如弟子”的情况也习以为常。要做的就是有“知之为之,不知为不知”的姿态,然后在未知领域不断学习,以当老师永远都在路上的心态,为学生树立勇于求真的榜样,才能教学相长。一个优秀的教师是为学生不断开启新窗口的人,用窗口的奇妙来激发学生登堂入室的兴趣,然后在兴趣的基础上,培养学习能力。

关于教育的本质——灵魂塑造,更多的要靠教师自身的人格魅力,而人格魅力却是教师综合素养的积淀。我想作为教师首先要做一个优秀的人,一个崇尚真善美,并致力于追求真善美的人。用饱满的求知欲为内在动力,在真知灼见的基础上,用善一点一点浸润到生活中,让生活到处充满阳光的味道,进而建立高洁的审美趣味,让生活充满诗意的浪漫。只有教师拥有诗意的生活状态,才能让教育成为一

种诗化的状态,在潜移默化中把自己对知识对生活的热爱植入学生心田。

遇见一群学生,是一场生命的遇见,需要有对生命的敬畏和使命感。“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”,身教的作用远远大于言传,学生的向师性就是最好的例证。作为千千万万教师中的普通一员,我们要在不断自我超越中为学生的人生保驾护航,对得起这份职业,对得起与年轻生命的这场相遇,就要为社会播下更多真善美的种子,让学生看到社会的美好,把美好当作信仰,进而树立为美好社会添砖加瓦的理想信念。

现在想来,最初心不甘情不愿地走上教学岗位,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和归宿,内心充满了珍惜和感恩。十几年的风雨兼程,有沮丧无助,也有欣慰感动,虽然没有摘取职业桂冠,但在学生心里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。也许这就是人生,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,并乐在其中。



又到教师节,朋友圈颂扬教师的文词铺天盖地,激起了我对教师生涯的回顾和思考。

记得初中毕业考上师范,我就把师范录取通知书退回教育局,因为当时对于教师职业没有任何期待,觉得做个孩子王是很无趣的事——踏着铃声生活,从一天的日子里看到一辈子,是种很可怕的生活。当时的理想是当警察或者律师,想象中那种惩恶扬善快意恩仇,才